

I217.2
350

鄭伯奇文集

《郑伯奇文集》编委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54057*

B



郑伯奇文集

《郑伯奇文集》编委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9插页 97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90

ISBN 7—224—00033—7 / I·10

定 价：15.00 元



作者像

摄于一九七六年，西安



1. 作者像

摄于一九二〇年，日本

2. 日本京都帝大的入学志愿书

入 学 志 愿 书

貴學文學部
哲學科二入學志願二付
御許可
相成度此段恭請候也

私 儀
許 可

本日我系
第三高等学校
京都市守屋町院西四丁村方
卒業生
鄭伯奇

大正十一年二月七日

3. 日本留学时期的成績報告单

專攻 科目	心理學	入學年月				卒業年月			
		普通	特殊	論文試問	演習試問	普通	特殊	論文試問	演習試問
哲 學	65					社會學	70		
西洋哲學史	67								
印度哲學史	72.5								
支那哲學史	84.5								
心 理 學	63	80	75	72					
倫 理 學	80								
教育學教授法	80								
美 學 美 術 史	72.5								
宗 教 學	73						73		



1. 作者与夫人朱文敏合影

摄于一九七七年，
西安



3. 作者像

摄于一九五三年，西安



2. 作者像

摄于一九四五年，西安

憶創造社

鄭伯奇

今年三月，已過二十多年，而創造社被以為源非
舊新聞也。信上發三十年。三十紀念偉大，三十歲之三十
時高，回憶一下，特此一函，請予轉寄。

至于創造社，郭沫若同志的「創造十年」，和

造十年流播，是最直接而人最可靠的一種。他不以
宣傳敘述，但造社的歷史事實，而且他還用可見、唯物
主義觀點，對造社的活動作了實證，是歷史憑據。

1. 作者手迹

《忆创造社》原稿

2. 作者手迹

致单演义信，一九七八年

编选说明

这个文集，由单演义和王延晞、郑延顺三同志先后编选，赵家璧同志复审，编委会定稿。编委会由成仿吾、李一氓、夏衍、阳翰笙、李初梨、冯乃超、于伶、胡采、柯灵、赵家璧、单演义、丁景唐、郑延顺十三位同志于一九八二年组成。成仿吾同志的序是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日写成的，曾发表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个文集收辑郑伯奇同志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七八年所写的文学著作，按著作年代编次，翻译作品不收。文集分三卷，其内容为：

第一卷 文学评论·戏剧评论·电影评论

第二卷 短篇小说·戏剧·电影

第三卷 诗·散文·回忆录

所收作品，均于每篇篇末，注明原出处，作者生前已收入自编的文集，或以单行本形式出版者，都有说明。

《郑伯奇文集》的编选工作，蒙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学研究所和郑伯奇同志生前友好的大力支持，以及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友好合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郑伯奇文集》编委会

1986年5月1日

序

成仿吾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中，郑伯奇同志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角色，也不是什么头面人物，然而却是一个诚实的、勤恳的、脚踏实地的作家和战士。

伯奇同志最初是作为一个热情的爱国者投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的。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留学。满怀的报国壮志，身受的异族压迫，使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无限愤慨，对黑暗、衰败的祖国感到极大的痛苦。我们热烈祈望祖国的新生，中华的崛起。十月革命的炮声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天地，五四运动的风暴煽起了我们胸中的熊熊烈火，决心拿起各样的武器，为祖国的解放而呼号、战斗。其间，主要是由于郭沫若同志的热情组织和辛苦奔走，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走到一起来了，于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了创造社。

伯奇同志和我们都是创造社最初的成员。当创造社还在酝酿的阶段，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但只是神交，并未见面。那时候我在东京，沫若在福冈，伯奇在京都，为讨论出版文艺刊物的事，沫若曾多次和我谈到他。对于伯奇同志在创造社成立初期的活动与贡献，特别是一九二一年暑假期间他从日本回国，先后同沫若、达夫一起筹备、编辑《创造季刊》创刊号的情形，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早已是老朋友了。然而直到一九二三年年底，我们才第一次相见。那也是创造社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社会上黑暗势力十分猖獗，给

创造社的活动带来严重困难。我和沫若都感到很大压力，内心也充满着苦闷。正在这时，伯奇从北方来到上海，积极投入创造社的工作。他以他的热诚、奋发、坦率和友情，给了我和沫若以宝贵的支援。这真是雪中送炭！稍后，沫若回日本，我也离开了上海，前期创造社结尾的困难工作，主要是由伯奇来完成的。

在后来我和伯奇同志的交往中，有两件事最难忘怀。从这两件事，也可以看出伯奇其人的精神和品格。

大革命时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都到了广州。当时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都汇集在这里。一九二七年初鲁迅也到了广州。就在那时，由创造社作家发起，起草了一篇《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呼吁英国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世界各国的无产民众，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取更多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我们首先想到刚来广州不久的鲁迅。我给鲁迅写了信，邀他参加；鲁迅慨然应允，在宣言上签了名。后来这份宣言又译成日文、英文、法文寄到国外，一时间在国内外造成不小的影响。在这件工作中，伯奇同志是积极参与其事的，其中宣言的法文稿便是由他译出。就在这项工作进行当中，伯奇同志受创造社同人委托，于一九二七年春天从广州赴日本，联络新的同志，准备扩大创造社的队伍；而当他返回广州的时候，却正赶上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霎时间一片腥风血雨，许多革命者惨遭杀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羊城。伯奇同志船到香港，心里惦记着创造社的朋友，毅然冒

着生命危险来到广州；并四处奔走，寻找革命的同志和战友。那时候，我和他在广州的创造社分部多次相聚，共同商量创造社以后的活动计划，并决定分头从广州到上海，聚集力量、重整旗鼓。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我同伯奇在一起，心里感到很大的安慰。尤其使我兴奋的，是他从日本带来李初梨、冯乃超等同志的意见，即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起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更使我受到鼓舞，在一片漆黑、恐怖的环境中，好象看到了东方的霞光，听到了新的进军的战鼓，我是由此决定亲自去日本，请他们回国的。这可以说是后期创造社发生转变的开端，也是一九二八年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最初的酝酿。

还有一件事须要说明。一九三三年冬天，我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找党中央。那时中央已迁往江西，原来的联络点已经撤离；初梨、乃超、彭康等几个熟识的同志也都杳无踪迹。我在上海街头徘徊了半个多月，希望得到一点线索，但一天天过去，却毫无结果，心情越来越变得沉重、焦急。恰在这时，我从报纸上看到良友图书公司的出版广告，上面有伯奇的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要在那出版。这给我一线希望。我当即决定：找伯奇去！他不是党员，活动还是公开的；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上海，联系比较广，也许从他那里可以得到一点线索。我于是找到良友公司。说来也巧，那天伯奇正好在那里！他见到我，又惊又喜，闪亮的眼光中流露出无限的关切和深情。我更是欣喜异常，深深感到人世间友情之可贵。我们一道从良友出来，走到僻静处，我直接告诉他我的处境，和我的迫切需要，向他打听同志们的情况（我想通过他们找到党）。他说他也很久不见他们了，对他们的地址及联络方式，更是一无所知。我又感到茫然了。这时，伯奇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提醒我说：

“可以去找鲁迅先生，说不定他那里有什么线索。”

这使我心中一亮。对鲁迅先生，我是了解的；虽然过去我们之间有过争论、误解，但那毕竟是同志之间的分歧，而且早已成为过去。对鲁迅先生的思想、品格，我一向是敬佩的，参加革命实践工作以后，体会尤深。但也因为参加实际工作久了，长期脱离文艺界的活动，对于他现在的状况所知甚少，因而不免有些犹豫。伯奇看出了我的心思，热情地说：“放心吧！鲁迅先生现在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完全靠得住。现在，连国民党都骂他是‘准共产党’呢！”

我释然了，决定去找鲁迅先生。伯奇又告诉我具体办法：到内山书店去问内山老板。内山先生也是老朋友，早就认识，我更放心了。

鲁迅的心是和党联在一起的；通过鲁迅找党，是一条最直捷、最可靠的路。我沿着这条路，顺利地、迅速地找到了党，完成了组织的重托，这是我过去曾经谈过的。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条路，最初是伯奇同志指给我的，并帮助我下了决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伯奇同志对鲁迅先生的了解是多么深；他的心同党、同革命事业贴得多么紧！

伯奇同志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诚挚、厚笃、热情，对朋友，对同志，关切备至，体贴入微，对党、对革命事业，孜孜不息，忠心耿耿。

中国有句古话：“文如其人”。伯奇同志的文章著作，正是他精神品格的逼真的表现。伯奇同志的精神品格是崇高的，不朽的；他的文章著作也必然如此。这方面，不必我去细说，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受更多，收益更多。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序.....成仿吾

第一卷

文学评论

补充白话文的方法	(1)
批评郭沫若底处女诗集《女神》	(5)
《鲁森堡之一夜》代序	(14)
译书的问题	(26)
新文学之警钟	(29)
国民文学论	(34)
批评之拥护	(60)
《圣母像前》之感想	(70)
《寒灰集》批评	(90)
革命文学的战野	(101)
文坛的五月	(106)
诗歌断想	(118)
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	(120)
中国新兴文学的意义	(124)
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	(136)
文学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	(138)
华汉作《地泉》序	(146)

幽默小论.....	(148)
伟大的作品底要求.....	(154)
作家的勇气及其他.....	(157)
我最近对于文学的感想.....	(161)
星期一通信（九封）.....	(163)
大众语与普通话.....	(190)
艺术的和大众的.....	(193)
小品文问答.....	(197)
但，地球是在回转着！.....	(200)
闲话篓（十二篇）.....	(205)
小说的将来.....	(218)
什么是“中间读物”？.....	(22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227)
即兴主义的与即物主义的.....	(261)
作家和语言.....	(268)
高尔基的学习时代.....	(272)
读了布洛克的《活的过去》.....	(285)
谈日本最近的转向文学.....	(292)
清末的翻译小说.....	(296)
清末的翻译论争.....	(299)
新通俗文学论.....	(302)
略谈三年来的抗战文艺.....	(311)
关于民族形式的意见.....	(326)
文学的新任务.....	(332)
今后文艺工作的方向.....	(336)
创作与学习.....	(342)

历史文学序论	(349)
当前文艺上的几个问题	(352)
给从事写作的青年朋友	(358)
谈“稚拙”	(360)
复员与文艺工作者	(362)
民俗研究与文艺大众化	(364)
小说与散文	(368)
电波与文艺	(372)
诗论发凡	(377)
民俗——活的文化遗产	(384)
试谈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386)
一面学习，一面创作	(395)
如何开展创作	(398)
郭沫若与郁达夫	(403)
回忆杂谈	(407)
农民诗人王老九和他的诗	(410)
《创业史》读后感	(420)

戏剧评论

武器的“木人戏”	(425)
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	(428)
我们的新工作	(440)
戏剧运动的狂风暴雨时代	(442)
《怒吼罢，中国！》的演出	(450)
大众所要求的戏剧	(452)
《赛金花》的再批评	(454)

关于戏剧的通俗化.....	(471)
尤兢作《浮尸》序.....	(476)
剧文学的通俗化问题.....	(478)
《保卫芦沟桥》上演的意义.....	(483)
苏联戏剧给予中国抗战戏剧的参考.....	(485)
易卜生和他的“精神贵族”.....	(494)
新演剧与新文艺运动.....	(496)
旧剧门外谈.....	(498)

电影评论

Movie—Radio—Talkie.....	(501)
美国片的影响.....	(503)
《生路》	(507)
《重逢》	(514)
《狂流》 的评价.....	(518)
《百万金》	(522)
对于电影批评的希望.....	(529)
孙瑜先生和《体育皇后》	(532)
《娜娜》 漫评.....	(535)
《渔光曲》	(544)
《女人》的印象.....	(549)
电影与文学.....	(552)
谈国防电影.....	(554)
电影的发展过程.....	(557)
苏联电影给予中国电影的影响.....	(563)
《林则徐》 ——激动人心的艺术形象.....	(572)

第二卷**短篇小说**

最初之课	(577)
忙人	(587)
帝国的荣光	(594)
圣处女的出路	(619)
宽城子大将	(643)
恩亲会	(669)
幸运儿	(682)
打火机	(690)
普利安先生	(703)
伟特博士的来历	(721)
重逢	(739)
不景气的插话	(758)
“白沙枇杷”	(766)
香港的一夜	(774)
一个明朗的故事	(784)
烟	(788)

戏剧·电影

抗争	(809)
轨道	(822)
哈尔滨的暗影	(857)
到西北去(电影故事)	(954)

第三卷

诗

- 别后 (957)
 落梅 (961)
 赠台湾的朋友 (963)
 宇宙底革命 (964)
 拜月词 (966)
 问月 (967)
 梅雨 (968)
 “九一八”的胜利 (969)

散文

- 新三都赋 (971)
 海与恋爱 (979)
 两个后防 (985)
 南国之秋 (1011)
 冬 (1019)
 在电车中 (1023)
 黄金潮 (1026)
 深夜的霞飞路 (1029)
 欢迎肖伯纳来听炮声 (1032)
 革命作家巴比塞 (1034)
 敬谢开发 (1042)
 谈狗 (1044)
 待春杂记 (1047)
 鸡和狗的对话 (1053)
 新年的吉利话 (1056)